



陸士諤主編

基本醫書集成

王士雄著
陸士諤校

王孟英醫案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王孟英醫案（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陸士諤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序

王孟英醫案。有初編續編三編之分。編者不一其人。而歸硯錄。則孟英自編者也。余性鈍。讀古人書。苦難記憶。而原書編年紀錄。檢查又甚感不便。因於診餘之暇。分類手錄。藉與同學講解。外感統屬六淫。故風溫濕溫間有編入外感門者。夫孟英之學。得力於樞機氣化。故其為方。於升降出入。手眼頗有獨到。而治伏氣諸病。從裏外逗。尤為特長。大抵用輕清流動之品。疎動其氣機。微助其升降。而邪已解矣。此其法雖宗香巖葉氏。而靈巧銳捷。竟有葉氏所未逮者。余嘗謂孟英於仲景傷寒論小柴胡湯麻黃附子細辛湯諸方。必極深窮研。深有所得。故師其意不泥其迹。投無不效。捷若桴鼓。讀者須識其認證之確。立方之巧。勿徒賞其用藥之輕。庶有獲乎。

民國十年五月青浦陸士諤序於松江醫室

序

青浦陸君士諤。名醫也。其治症。聞聲望色察脈。問證。洞見藏府。燭照彌遺。就診者無不嘆為神技。而不知君固苦心得之也。余以善病。喜讀醫籍。去年冬。購得醫學南針。讀之大好。因想見陸君之為人。余左脇有塊。作痛。患已逾年。歷經中西名醫診治。藥日投而病日劇。乃搭車赴松江訪陸君。君一診。即曰。病雖在氣。患已及血。余告以病起由乎積食。陸君曰。食入於胃。化行於脾。今飲啖如常。脾胃足徵無病。凡氣分之病。臍脹浮腫。皆不見痛。君病在血分也。立方當歸川芎白芍香附柴胡潞黨紅棗。寥寥七味。一劑。知三劑。病若失。因與君暢談醫學。並及近代名流。君於王孟英氏最為推服。余曰。孟英果然名家。可惜偏於寒涼。讀潛齋書者。每每不敢用溫藥。君曰。孟英用藥。何嘗獨遺溫熱。其寒涼方。救逆之案。為多。檢其全書。用附桂乾薑之方。有一十九案。可知藥貴對證。王氏亦絕無成見也。大抵當時醫家。喜用溫補。王氏所診。病病者十之四。病藥者十之六。讀書者不知研求。自然有偏任寒涼之弊矣。因出其自編之孟英醫案。分類排比。眉目朗然。余不禁狂喜。勸之發刊。君曰。孟英原案。猶資治通鑑。余此編。猶紀事本末。不過自備檢查爾。何足問世。余曰。初學得此。因證檢方。得見孟英之手眼。未始非君之功也。陸君頗避余言。余因草其緣起。即為之序。

民國十年五月金陵哈守梅拜序

分類 王孟英醫案目錄

卷一

外感	傷風	風溫	溼溫	冬溫	伏熱	伏暑	霍亂	暑	瀉	瘧	痢	斑
一	二四	二六	三三	四一	四九	六一	七一	七五	八三	九三	一二三	一二五

卷二

痘疫	附爛喉	瘡疹	喘嗽	嘔吐	噫	呃	脹	腫	痞積	痰	勞傷	脫	陰虛
一三七		一四二	一四七	一五一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五	一六五	一七二	一七六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八

損

一六

鬱

二〇三

驚

二四

悸

二七

哭

二七

狂

二七

癇

二〇

疑懼

二二

內風

二四

不寐

二七

不語

二八

類中

二九

癰瘡

三〇

蟲

三三

結胸

三三

關格

三三

暈眩

三三

厥

三四

諸血

二七

諸痛

三三

疝

三九

便濁

三九

遺精

四〇

便秘

四〇

妊娠

四五

調經

四九

淋帶

五三

胎前

五四

臨產

五六

產後

六〇

中毒

七二

雜治

七六

分類 王孟英醫案 卷一

青浦陸士諤編校

外感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譫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盍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葱鬚。貝母。鈎藤。胆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月而愈。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鄧雲崖司馬之招。經杭抱病。僑于張柳吟之舊館。亦為寓側。陳六順治困。居停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僕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久延孟英診焉。脈沈而濇滯。糢糊不分至數。肢涼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濇少。神氣不爽。曰。此途次感風濕之邪。失于解散。已從熱化。加以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燥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豉。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菀。竹茹。蘆蘆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匝旬遂愈。

夏間王某患感。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類乎癱瘓。延已月

餘人皆謂其成廢。所親鍾某。浼孟英視之。曰。此多服表散。汗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骸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苔。與大劑參耆歸木熟地。杜仲菟絲牛膝枸杞山藥木瓜分偏傷也莢肉姜麩續斷桑枝數十帖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此症延久。即成鵠膝風驟感風濕。兩膝刺痛。痿痺不能稍立。孟英以六味地黃湯加獨活豆卷一劑。知二劑已。

毛允之。戊冬患感。初治以溫散。繼即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春。或疑為百日之勞。或謂是傷寒壞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者。本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偏投。形神日瘁。乃尊學周延孟英視之。鯀來溫數上溢。呃忒口膩。雖覺嗜飲。而水難下。膈頻吐涎沫。便秘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曰。此病原屬冬溫。治以表散。則津液傷而熱乃熾。繼以滋填。熱邪愈錮。再施溫補。氣機更窒。升柴者本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輕粉。欲降其濁。而盡劫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便秘旬餘。結瀉非關積滯。且脈澀為津液之已傷。數是熱邪之留著。溢乃氣機為熱邪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燦真陰。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氣。盡失肅清之令。法當搜剔餘邪。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仲其治節。俾濁氣下趨。乃為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耆為補虛。指硝黃為通降哉。以北沙參紫苑麥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梔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橄欖

清熱生津治法固善。然亦此人本元堅固。故屢誤之後。猶能挽回。否則亦難為力矣。

晡熱夜熱原
有肺熱血瘀
二候斷非滋
補所能愈沉
溫病之後咳
嗽夜熱顯為
遺邪在肺滋
陰藥愈沒干
涉矣
一派甘涼之
藥既可將熱
又以生津真
治溫良法也

枇杷葉地栗海蛇等。出入為方。服之各恙遞減。糜粥漸加。半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喜後而愈。

莊半霞芝階中翰之三郎也。聞後患感。日作寒熱七八次。神氣昏迷。微斑隱隱。醫者無策。始迎孟英診之。曰。此平昔飲酒。積熱深蘊。挾感而發。理從清解。必誤投溫補。以致熱勢披猖。若是。詢之果三場皆服參。且攜棗子浸燒酒入聞。初病尚不至此。因連服羌防姜桂。漸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湯三劑。斑化而寒熱漸已。繼用大苦寒之藥。瀉其結熱。所下黑矢。皆作棗子氣。旬日後與甘潤滋濡之法。兩月始得全愈。陳足甫稟質素弱。上年曾經吐血。今夏患感之後。咳嗽夜熱。飲食漸減。醫作損治。滋陰潛陽。久服不效。秋杪孟英診之。曰。陰分誠虛。第感後餘熱逗留于肺。阻氣機之肅降。搏津液以為痰。此關不清。雖與滋填培補之藥。亦焉能飛渡而行其事耶。先清肺氣。以保胃液。俾治節行而灌溉輸。然後以甘潤濃厚之法。補實真陰。始克有濟。乃尊養山聞之。擊節歎服。如法施之。果漸康復。

棲流所司藥陳芝田。於仲夏患感。諸醫投以溫散。延至旬日。神昏識妄。肢攣耳聾。舌黑唇焦。囊縮溺滴。胸口隱隱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轉邀孟英診之。脈細數而促。曰。陰虧熱熾。液將涸矣。遂用西洋參元參生地二冬。知藥棟實石斛白芍甘草梢銀花。水通犀角石菖蒲大劑投之。次日復診。其家人云。七八日來。小溲不過涓滴。昨藥服

惟濕溫證宜
稍加斟酌耳

從陰引陽從
陽引陰絕妙
機軸

六七个时辰後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轉機也。然陰氣枯竭。甘涼濡潤。不厭其多。于前方再加龜板鼈甲百合花粉。大鍋煎之。頻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氣始清。諸恙悉退。純用滋陰之藥。調治匝月而瘳。予謂孟英學識過人。熱腸獨具。凡遇危險之候。從不輕棄。最肯出心任怨以圖之。如此案八日後神氣始清。若經別手。縱使治法不錯。而一二帖後不甚起色。必規避堅辭。致病家惑亂。謀及道旁。雖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藥矣。此在醫者之識老心堅。又須病家之善于擇而任之專也。談何易耶。且聞孟英嘗云。溫熱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藥至十餘劑。始得神清液復者。因溫熱案最夥。不暇詳錄。姑識此以告司人之命者。

江小香病勢危篤。浼人迎孟英診之。脈虛絃而小數。頭痛偏于左。後子夜熱躁。肢冷欲嘔。口乾不欲飲。不飢不欲食。舌寢言澇。溺黃而頻。曰。體屬素虛。此由患感時過投溫散。陰津陽氣皆傷。後來進補而勢反日劇者。滋膩妨其中運。剛烈動其內風。以致醫者僉云表之不應。補亦無功。竟成無藥可治之證。雖然。不過難治耳。未可遽棄也。與秋石水拌制高麗參從容首烏生白芍牡蠣棟實鹽水炒橘紅桑甚石斛蒺藜茯苓煎。吞飯丸肉桂心五分。一劑躁平嘔止。各恙皆減。連投數服。粥食漸安。乃去首烏桂棟。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石誦義夏杪患感。多醫廣藥。病勢日增。延踰一月。始請孟英診焉。脈至右寸關滑數。

論亦根抵喻
氏而更加明
透

上溢。左手絃數。耳聾口苦。熱甚于夜。胸次迷悶。頻吐粘沫。啜飲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間有譫語。曰此暑熱始終在肺。並不傳經。一劑白虎湯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見示。孟英一一閱之。惟初診顧聽泉用清解肺衛法為不謬耳。其餘溫散升提。滋陰涼血。各有來歷。皆費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溏泄。見孟英君石膏以為治。不敢與服。次日復診。自陳昨藥未投。惟求另施安法。孟英曰。我法最安。而君以為未安者。為石膏之性寒耳。第藥以對病為安。此病舍此法。別無再安之方。若必以模稜迎合為安。恐賢即之病不安矣。北涯聞而感悟。頗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見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覺一團冷氣。湯水皆須熱呷。此藥安可投乎。堅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過診。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于是證。正欲發明。夫邪在肺經。清肅之令不行。津液凝滯。結成涎沫。盤踞胸中。升降之機亦窒。大氣僅能旁趨而轉旋。是一團涎沫之中。為氣機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覺冷也。不亦宜乎。且予初診時。即斷為不傳經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覺胸中之冷。若傳入心包。則舌黑神昏。纔合吳古年之犀角地黄矣。然雖不傳經。延之踰月。熱愈久而液愈涸。藥愈亂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為不安。急急投之為妙。于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人云。曹目擊所親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隨之。況月餘之病。耳聾泄瀉。正氣已虧。究宜慎用。北涯聞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約翌日廣徵名士。會商可否。

比孟英往診。而羣賢畢至。且見北涯求神拜佛。意亂心慌。殊可憐憫。欲與衆商榷。恐轉生掣肘。以誤其病。遂不遑謙讓。援筆立案云。病既久延。藥無小效。主人之方寸亂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診視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則有是藥。諸君不必各抒高見。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聾治肺。肺移熱于大腸。則為腸澼。是皆白虎之專司。何必拘少陽而疑虛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貽伊戚也。坐中顧聽泉見案。即謂北涯曰。孟英腸熱胆堅。極堪倚賴。如猶不信。我輩別無善法也。顧友梅許芷卿趙笛樓亦皆謂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紫苑杏仁冬瓜仁枇杷葉竹葉竹茹竹黃而一劑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後各恙皆去。糜粥漸安。乃改甘潤生津。調理而愈。予謂此案不僅治法可傳。其闡發病情處。識見直超古人之上。

姚雪蕉孝廉之太夫人。年踰花甲。患感兩月。醫皆束手。始延孟英診之。身已不能轉側。水飲難于下咽。聲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熱邪逗留不去。津液剝削殆盡。計其受病之時。正當酷暑。豈即溫補是投。但知其虛而不知其病耶。閱前服諸方。惟初手顧聽泉從吸受暑邪。輕清開上立治。為合法耳。餘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藥。其如與病無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蓋醫者執此和解之法。謂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險。豈不穩當。病家見其參胡並用。謂補正祛邪。具一舉兩全之美。最為上策。孰知和

解足少陽傳經傷寒之劑。不可以概和各經各氣之各病。徒使參胡升提熱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節。無以清肅下行。而姜棗溫膩溼濁于中焦。致運化之樞機失其灌溉之布。氣機愈窒。津液愈乾。和解之湯愈進。而氣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則雖有良治。而咽喉僅容點滴。氣結津枯。至于此極。英雄無用武之地矣。雪蕉昆李力懇挽救。乃疏甘涼清潤之方。囑其不限時刻。不計多寡。頻以水匙挑入。使其漸滲下喉。而一日之間。僅灌一小杯許。其病勢之危。於此可想。直灌至旬餘。氣機始漸流行。藥可服小半劑矣。人見轉機之難。不無議論旁生。賴孟英鎮靜不搖。乃得日以向愈。粥食漸加。惟大解久不行。或以為憂。孟英曰。無恐也。水到渠成。穀食安而津液充。則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則久不納穀之胃。尚有何物以供其蕩滌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勢。孟英連與補氣益血之藥。尚不能下。于前方加蜣螂一對。熱服即解。凡不更衣者。計及五十日矣。聞者莫不驚異。繼以平補善後而痊。

金寬甫初冬患感。局醫黃某。聞其向來不拘何病。總須溫藥而痊。胸懷成見。進以姜桂之方。漸至足冷面赤。謔語煩燥。疑為戴陽而束手矣。舉家傍徨。延孟英診焉。曰。此伏邪晚發。誤與升提。熱浮于上。清解可安。寬甫猶以向不服涼藥為疑。方中苓連之類。堅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極力開導。督人煎而飲之。果得霍然。石芷卿患感。張某連投柴葛藥。熱果漸退。而復熱之後。勢更孔甚。乃延孟英診焉。先

以梔豉芩連等藥。清解其升浮之熱。俟邪歸于府。脈來絃滑而實。徑用承氣湯下之。時其尊人北涯赴甌。無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醫決之。以為太峻。且腹不堅滿。妄攻慮變。舉家聞之。搖惑。暮夜復懇再診。孟英辨論洋洋。堅主前議。服後果下黑矢。次日大熱大汗。大渴引飲。孟英曰。此府垢行而經熱始顯。與竹葉石膏湯。二劑而安。繼以育陰充液。調理而康。

孫某患感。醫投溫散。竟無汗泄。延至十一日。始請孟英視之。業已神昏囊縮。面赤舌絳。目不識人。口不出聲。胸膈微斑。便瀉而小溲不行者。已三日。醫皆束手。溫病已至神昏囊縮。溫補以冀轉機。孟英急止之。曰。陰分素虧。而溫散劫津。邪熱愈熾。則營衛不行。豈可妄云漏底。欲以溫燥竭其欲絕之陰乎。曩浦上林先生治予先君之病云。泄瀉為熱邪之出路。求之不可得者。胡可止也。以西洋參生地麥冬丹皮連翹生芍石菖蒲鹽水炒黃連甘草梢百合茯苓貝母銀花紫苑為方。一劑即周身微汗而斑退。三劑始得小溲一杯。而識人。四劑乃得大汗。而身熱退。面赤去。莖亦舒。復解小溲二杯。次日于方中減連翹菖蒲丹皮黃連。加知母歲蕤竹葉投之。舌始潤。神始清。知渴索水。孟英令將蔗梨等榨汁頻灌不歇。其汗如雨。下者三晝夜始休。于是粥漸進。瀉漸止。溲漸長。前方又去貝母銀花紫苑。加石斛龍眼肉服之。全愈。

周子朝患惡寒頭痛發熱。酷似傷寒。而兼心下疼脹。孟英脈之。右部沈滑。苔黃不渴。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劑用
之亦足以蕩
滌邪穢

搜如蘇木汁。先以葱豉湯加卮連杏貝婁橘為方。服後微汗。而不惡寒反惡熱。雖湯飲暑溫。即氣逆欲死。孟英曰。客邪解矣。清其痰熱可也。與後清裏。杷茹茅根蘆根地栗海蛇等藥。果吐膠痰甚多。而納食漸復。惟動則欲喘。于肅上之中佐以滋下。為善其後而瘥。

顧竹如孝廉令媛。患感十餘日。耳聾不語。昏不識人。而客未入室。彼反先知。醫以為

祟。凡犀角地黃牛黃清心復脈等湯。偏服無效。已摒擋後事矣。所親濮根厓鳩其延

診于孟英。脈至滑數。舌不能伸。苔色黃膩。遺溺便秘。目不交睫者。已四晝夜。胸腹按

之不柔。與白虎湯去米草加石膏蒲元參犀角鼈甲花粉杏仁竹葉竹黃竹瀝。投一

劑。即譫語滔滔。渠父母疑藥不對病。孟英曰。不語者欲其語。是轉機也。再投之大渴

而喜極熱之飲。又疑涼藥非宜。孟英姑應之曰。再服一劑。更方可也。三投之。痰果漸

吐。四劑後舌伸便下。神識漸清。乃去葛蒲石膏犀角鼈甲。加生地石斛麥冬貝母數

帖。熱盡退。而痰味甚鹹。又去杏貝竹黃。加西洋參壯獮龜板從蓉。服之全愈。踰年失

怙。繼遭祝融。鬱損情懷。誤投溫補。至戊申年殞。

孟英案續編。係張柳吟所輯。批語不知誰氏手筆。於此案便秘目不交睫。胸腹按

之不柔各證。謂係陽明應下之證。於孟英治法深露不滿之意。其實此證是熱閉

心包。與陽明讖語大不相同。陽明證斷不能投厥陰劑。厥陰證斷不能投陽明劑。

一主硝黃蕩滌。一主犀角開透。誤投皆有弊害。近人陸九芝所著世補齋醫書。專重陽明。不識厥陰。心包絡。大攻葉天士逆傳心包之說。凡治讖語。悉用硝黃。偏信之者。操刀以割。不免自誤。誤人。士諤臨證以來。所治熱病不下百數十。覺陽明與厥陰大有判別。厥陰心包之讖語。是昏不識人。雖喚之不醒也。此是神明已蔽之鐵證。陽明之讖語。呼之即醒。呼過仍讖語如舊。足徵神明未盡蔽也。此案腹滿。雖似陽明證。而胸滿則非全屬陽明也。孟英方以開痰透邪為主。真是能手。不可非也。陸士諤識。

姚小蘅太史令姪女。初秋患寒熱而汛適至。醫用正氣散兩帖。遂壯熱狂煩。目赤譫語。甚至欲刎欲縊。勢不可制。孟英按脈洪滑且數。苔色乾黃尖絳。腕悶腹脹拒按。畏明口渴。氣逆痰多。與桃仁承氣湯加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瀝甘菊。人謂熱雖熾而汛尚行。何必大破其血。而又加以極寒之藥哉。孟英曰。叟勿過慮。恐一二劑尚不足以濟事。果服兩大劑。始得大便。而神清苔化。目赤亦退。改用甘寒以清之。繼而又不更衣。即脈滑苔黃而腹脹。更與小承氣湯二帖。便行而各恙盡已。數日後又如此。仍投小承氣湯二帖。凡前後六投下劑。才得波浪不興。漸以清養而瘳。季秋適江右上高令孫明府之子沛堂為室。顧奏雲季秋患感。醫作虛治。補及旬日。舌卷痙厥。腰以下不能舉動。危在頃刻。所親